

抉择

波兰，1939-1945

THE CHOICE Poland, 1939-1945

[以] 伊爱莲 (Irene Eber) 著

[以] 吴晶 译

学苑出版社

抉 择

波兰，1939-1945

THE CHOICE Poland, 1939-1945

[以] 伊爱莲 (Irene Eber) 著

[以] 吴晶 译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抉择: 波兰, 1939 – 1945 / (以) 伊爱莲著; (以) 吴晶译.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077-4234-3

I. ①抉… II. ①伊… ②吴… III. ①自传体小说 – 以色列 – 现代
IV. 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5308号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title: *The Choice*, by Irene Eber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chocken Books,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出 版 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李 耕

封面设计: 李 芳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电 话: 010-67675512 67601101 (邮购)

邮 编: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4.5印张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000册

定 价: 38.00元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0-3664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 谢

首先，我对北京大学岳庆平教授热情诚恳的帮助与充满智慧的建议表示深深的感谢。我感谢学苑出版社的孟白社长决定出版《抉择》的中文版，同时，他在出版工作过程中对该书质量的关注、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既让我由衷感激，也使我十分敬佩。对本书的编辑、学苑出版社的李耕女士，我感谢她无尽的耐心、合理的提议，使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我感谢学苑出版社为出版《抉择》中文版而付出努力的每一位人员。马文·托凯亚拉比，与我分享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钟爱，也分享我要把“二战大屠杀”记忆保存好的决心——是他的慷慨解囊使中文版的出版得以实现。对他，我只能感激，我永远无法偿还这份馈赠。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由衷感谢本书译者吴晶。她强烈的责任心、对细节的重视以及富于技巧的翻译，使我对《抉择》中文版充满信心。我将永远珍惜我们一起研究书中每个小细节的经历，还有我们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的友谊。

伊愛蓮

Irene Eber

2013年1月

中文版前言

伊爱莲

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经常站在父亲巨大的书架前，对着里面摆放整齐的大量书籍满怀向往：有蓝色的大部头，有红色的小薄本，有的书好像是用真皮做封面，有的书书脊上烫有金字。后来，我开始学看书了，仍然经常端详那些书，憧憬有一天我会把它们都读完。

又过了很多年，我发现了中国的伟大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两百多年前诞生的曹雪芹和他的巨著《红楼梦》；蒲松龄与他富于想象的、令人着迷的故事；中国20世纪文学巨擘之一、著名作家鲁迅讲述的中国近代的黑暗过去。正是这些作家和作品，还有很多早些或晚些时期的作家们，激励我终于拿起笔写我的故事，这个犹太人历史上最悲惨的故事。我也从一个读者，成为了一个作者。

一开始，我是想写一个我住过的波兰小镇，镇里的人，他们被毁灭的过程，还有那里存在了多个世纪的、被终结掉的生活方式。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我个人孩童时代的生活、我家人的生活，也是故事的一部分。因此，这个故事既是自传，也是回忆录。事实上，正因为不是单一的线索，整个故事就在一个找不到回忆的过去与一个可以看到过去的现在之间来回游移。

过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既不是从我父母的家族背景，也不是从我在何时何地出生开始的，它是从德国军队在1939年9月1日挥兵入

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开始的。这次征服对波兰人来说影响深远，他们在占领军的统治下受到残酷的摧残，而波兰人当中的犹太人（当时有300多万人）受到的摧残更为残酷，直到最后几乎被完全消灭。

不只是成千上万住在大城市里的犹太人，连在全波兰无数乡村的数百万犹太人，这时也在德国统治之下。首先，饥饿与奴役劳动夺去了众多的生命。然后，犹太人被关进了禁区、隔离区。在这些超载关押的地方，生活更加艰辛。当德国兵持续不断地把人们从一个地方、一个国家驱赶到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国家的时候，很多家庭被拆散了。熟悉的环境不再，人们流离失所、形孤影只，与家人朋友分散。大部分时间里，孩子们失去了父母与家人，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一旦他们在波兰的田地或树林里被发现——那是父母把他们藏起来的地方，就会被德国兵毫不迟疑地射杀。

希特勒上台不久，就开始在德国建立集中营了。然而，将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以工业化的效率进行系列化谋杀的死亡集中营，却是建在波兰。这些配有毒气室、尸体焚化炉的集中营，是从1942年开始出现的。那时小隔离区、甚至一些大隔离区里的犹太人都已经被清除干净了。有的当场被德兵杀掉，有的被迫踏上“死亡之旅”，被押送到死亡集中营。如果集中营太远，犹太人就会被赶上运牲畜的火车。很多人因为在过度拥挤的运畜车厢里熬不过饥渴，精疲力竭，在路上就死掉了。到集中营后会进行筛选，看上去还算强壮、还能工作的年轻人，就会被强制抓走做苦力。这些人也许会活得久一点，但是相当一部分也被看守的卫兵们射杀、打死，还有的死于疾病或食物匮乏。年迈、生病的人以及孩子们，则被送进毒气室杀掉。从1942年至战争结束的1945年，在德国以及德国侵占的欧洲国家里的犹太人，绝大部分消亡了。

到1945年，原有的300多万波兰犹太人，活下来的只剩4.5万人；原有的50万德国犹太人，只剩下3.7万人；原有的10万希腊犹太人，只有7000多人还活着。我并不想讨论这些统计数字，因为这些数字没有告诉我们遇难者遭受的恐惧、被剥夺的一切、被折磨的痛苦，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死于怎样的恐怖手段。

尽管这本书记述的是那个可怕的时代，但它的着重点并不是讲述几百万人是怎样死去的。相反，我尝试在这几百页里说一点我家庭的遭遇，还有我为存活下来而作的努力。因此，这本书写的是，在浩劫带来的痛苦中，波兰犹太人是如何保持勇气，以及当他们在突然又能活下去时怎样做出决断的前前后后。

我们这些幸存下来重新开始新生活的人，目睹中欧鲜活的犹太意第绪文化，以及承载这一文化的男男女女的死亡。这一曾经在我们幼时培育我们的文化被摧毁了，不复存在了。到今天，她只是一个备受珍惜的回忆了。在我脑海里的记忆中，仍留存着很多的画面：那些我爱的人，我熟悉的家，还有我再无机会读到的父亲的书……

译者的话

吴晶

我有幸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得到作者伊爱莲教授的密切关注与帮助。每一章初稿完成以后，我和伊爱莲教授都会见面——我问她问题，她仔细地回答。从我的角度来说，最大的鼓励莫过于教授肯定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没有一个多余的问题”，并且认真地一一作答。

从技术的角度看，这份翻译工作最大的一个挑战在于西方社会已经为“二战大屠杀”建立起来的非中文专用词语以及事件的表述系统。比如说，纳粹为执行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终极方案”（Final Solution）而建立起来的系统非常有条理：先是剥夺权利、押遣（Deportation），然后是死亡之旅（Death March），接着是押遣至集中营（Deportation to Camps），最后是大屠杀（Holocaust）。我们在寻找合适中文的同时，也参考现有的译法。有的我们采用了，有的我们觉得还得自己再尝试。作者本身作为学者，非常严谨。她也是当事人，所以她同意我们自己的新译法，也给予我很大的信心。

第二个挑战是人名的翻译、用字选择，还有有关地名的适当注释。

不同语言里的人名翻译中，作者对哪个中文字能用、哪个必须避免，都有一定的要求。德国的“德”字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用在犹太人名字里的；残杀犹太人的刽子手们的中文译名用字，也是绝对不适合用

于拯救犹太人的“正义的非犹太人”的中译名的。这并不说明犹太人“小气”，而是对死者的尊重，也是“二战”幸存者们每时每刻挣扎在过去的记忆中的体现。

从非技术性角度来说，能准确明白作者字里行间要表达的每一份情感，殊为不易。德国纳粹的杀戮系统有计划地先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财产拥有权，然后在一系列的行动中以藐视、虐待的方式继续剥夺犹太人作为人的尊严。作者告诉我，这个系统很有效地磨灭了很多犹太人的自尊，使其麻木。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作者要表达的不单单是她一个人的情感，而是像她那样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的情感。然而，随着翻译的继续，我才慢慢意识到，有些情感，我作为另一代人是永远都无法完全明白的，而当翻译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确认，我宁愿不能完全了解那些情感——因为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可能完全了解；即使了解了，由于灾难的巨大，很多幸存者往往也表达不出来。

我记得在完成了第一、二章的第三稿后，发给作者验读。我的心里确没底。事实上，我说不出是什么味道。出乎意料，作者很满意。我忍不住问她：“我不是很满意。因为我读完了，心里说不出是悲伤？是吃惊？是愤怒？是无奈？我说不出个所以然。如果真的译得好，为什么会这样？”作者微笑着说：“为什么这说不清的感觉不能正是我们当时经历的情感呢？我们身在其中，就是说不出为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也是为什么到最后大部分人没能生存下来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头脑对如此灭绝人性的遭遇根本就没有准备。”

除了这些说不出的懊悔、悲伤、歉疚，书中表达的另一情感就是对生命的渴望。作者没有一刻会万念俱灰。在书中，作者欣然记起并歌颂在浩劫前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美丽回忆——美丽的人、美丽的地方、美丽的故事、美丽的歌，还有她自己的一颗美丽童心。战后，在创伤

中，她和同代人也珍惜他们的重生机会，做出不由命运摆布的抉择。

翻译这本书，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努力让自己也恍若置身其中，并没有让我害怕。相反，我非常享受上面提到的那些挑战。更为珍贵的是，我与作者之间的友情也因此得到了升华。“二战大屠杀”对犹太人来说不但是一个历史课题，也是一个关乎民族将来存亡的教训，因此也成了一项非常复杂、深邃的学问。在翻译的时候，我和作者希望能尽量提供背景资料，为我们的中国读者带来不同一般的、有建设性的阅读经历。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1
译者的话	1
第一章 押遣之旅	1
第二章 死亡之旅	24
第三章 祖母去世	53
第四章 托史卡	82
第五章 施粥所与绣帷	109
第六章 抉择	137
第七章 当初	178
作者家族成员（部分）	213

第一章 押遣之旅

1942年3月中旬，75%-80%的“二战”犹太人大屠杀受难者还活着，20%-25%已经丧生。仅仅11个月以后，到1943年2月中旬，这两个百分数就颠倒了过来。“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的核心就是为期短暂而紧凑的集体大谋杀。

——基斯托弗·R. 包宁，《普通人》^①

从某天起父亲就不再唱歌了。我记不清这是在犹太人集居的梅莱茨（Mielec）被毁灭不久前，还是更早一些。父亲热爱音乐。他会对着我唱，为他自己唱，还会为其他爱听或不爱听的人唱。德国人来了之后，他的歌声也许没有以前那么快乐了，但他还在唱那多得让人惊讶的意第绪小调。“锡安，在绿油油的田野里，”爸爸唱道，“在那里放牧羊群……”

父亲死的时候51岁。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他活得久一些，在我记忆里的他会是什么样的？他还会像一个快乐的歌手，唱着只有他才知道的

^① 基斯托弗·R. 包宁，《普通人》：Christopher R. Browning, *Ordinary Man*。

歌吗？我是在父亲死后很久才得知噩耗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会什么叫哀悼。

我还记得梅莱茨是怎样消失的——从小镇开始毁灭的那一天，到接下来的那一周，至今历历在目。从那第一天起，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我都在反反复复地体会和回味所有事件。就像在无声电影里，景象出现又消散了；不同的面孔出现了，刚能看清，又消失得无影无踪；静默的身影艰难地穿过一片冻结的、无垠的野外；而我，是这部可怕的无声电影故事片里的一个角色——人群里的一员。

我能记起小镇以前的街道和景致。没有铺石子的宽路和窄道，很周整地围绕着一大一小两个鹅卵石铺就的集市广场。秋季里道路上布满泥泞，冬日里阳光和洁净的白雪交相辉映，闪闪发光。我从祖母杂货店楼上的窗口往下望去，在桑多梅日斯卡（Sandomierska）街上，总能看到一些有趣的事：也许一辆牛拉货车陷进了泥泞，或者一个农夫赶着马拉雪橇去集市，却没注意到村里的淘气鬼把小雪橇绑到他的雪橇上，跟在后面搭顺风车。夏天的时候我还能看见拉比^①那身形庞大、超重的太太坐在房前，身边围着她12个还是15个不同年龄和身量的孩子。娥丝特^②表姐和我喜欢竞猜：哪个孩子最大哪个最小，或者哪两个是双胞胎。不过实在很难分辨，因为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相像。又或者一位父亲正在揍犯错的儿子的屁股，打得他嚎哭不停。我喜欢居高临下看街道，尤其是看那些顶上有遮盖的甬道，它们似乎把大市场周围房子里的人带到广场后面的街道去了。从楼上看下去，甬道口像是一个黑黑的隧道口，人们从那儿出现、消失，又消失又出现，好像被吞

① 拉比：Rabbi，犹太人对犹太教律法老师或社区精神领袖的尊称，也是犹太教学衔。

② 娥丝特：Esther，犹太女子名，源自《圣经》（常译“以斯帖”）。

下去后又被吐出来。然而，不久之后，我也站在市场的地面上了，成为那一群不少于8000名犹太人中的一个，和他们押在一起，沿着斜穿过大市场的那条上冻的路，被赶出了这个小镇。

有时我会问自己，我的记忆有多可信呢？那个梅莱茨，一个在波兰西部的小镇，是那样开始它的终结的吗？当然，对一位参与者和一位观察者来说，能记得的都只是目击的事实碎片，不可能看到复杂的整个事件。毕竟，一个演员记住的是戏里他自己的部分，不是别人的那部分，就像印度盲人描述大象——他手能摸到树桩似的象腿，认为那就是大象；还像中国哲人笔下的井底之蛙——它认为所看到的井口大小的那片天空就是整个世界。我将要讲的只是一些历史碎片。尽管我也知道，就像记忆一样，重拾了这一小部分历史，另一些片段将会被遗失。

每年冬天，总有一些夜晚冷得连路也冻结了，农夫们四轮货车的车轮和马蹄在泥泞中留下的凹凸不平的辙痕，会冻得像石槽一样硬。有的日子，灰白色的云雾裹住冻得仿佛凝固了的小镇，之后就是连日大雪，美丽的雪花绽放在窗户玻璃上。但是，已进入第三个战争年头的这个冬天不同往年。除了初冬几场微不足道的小阵雪之外，很多天后才下大雪。空气又冷又干，缺乏足够的湿润空气，连房檐上的冰锥都挂不住。

那年冬天，小镇的生活还在延续：星期四有集市，人们每天都要努力找寻食物，德国人把犹太男人抓起来干重活，犹太人挨打或犹太男人胡子被刮掉，等等。这些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已经很让人害怕，但更可怕的是，人们隐隐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紧张：不知德国人下一步还要做什么，加上种种传闻，让人焦虑不安。我相信传闻始于1941年12月，到了次年1月中旬一切就明朗化了：梅莱茨的犹太人将被驱逐出境。刚开始时说要驱逐2000个犹太人，然后说是4500个。1941年的梅莱茨肯定

有超过4500个犹太人，因为此前被德国人从其他地区驱逐出境的难民涌入了梅莱茨。那么，除了那些被“东遣”到卢布林（Lublin）区域的犹太人外，其他数千犹太人的命运将会怎样？我们很快就知道了答案，那就是遭到筛选和杀戮。尽管自从德国人来了以后，犹太人已经像牲畜一样被从一个镇赶到另一个镇，被关进犹太隔离区^①，被强拉到劳工集中营，但是我们知道这次驱逐将会更恐怖。到那时为止，还没有哪个镇是将所有犹太人全数驱逐的。那年冬天，我们镇将成为所谓“完全驱逐”的首例。那时谁能知道新启动的“林哈特行动”^②会选中梅莱茨进行“完全驱逐”？梅莱茨作为（德控）波兰总政府^③辖下第一个“无犹太人污染”镇而被写入历史。

我们要被驱逐出境的消息到底是怎么传到我们耳中的，显得有点神秘。德国人下的这个命令好像在卢布林就泄露了，并往西传了150英里^④。虽然电话都由德国人控制，这个命令还是很快就在梅莱茨流传，德国人为此非常恼火。

致波兰总政府当局，克拉科夫市（Kraków）

关于：将犹太人重新安置在海乌姆诺镇（Chełmno）和赫鲁别舒夫镇（Hrubieszów）

① 隔离区：Ghetto，出自意大利文，特指根据法律设立一个犹太区。在纳粹德国占领欧洲的时候，在城镇内设立带围墙的隔离区，区内的犹太人凭有效通行证才能出区，其目的就是把犹太人从非犹太人中分离出来。到1944年的时候，因为犹太人要么已经被杀要么都被送进了集中营，隔离区消失。

② 林哈特行动：Reinhard Action。

③ 波兰总政府：General Government of Poland，指当时的德控波兰总政府。

④ 约240公里。

尽管很清楚，卢布林区犹太支援委员会^①的头头在1月18日已经知道了在1月17日刚抵达的信件中要将犹太人重新安置的内容，但是经过我助手的核实，我可以向你确认，他（那个犹太人）是不可能从这儿的职员中获知（信的内容）的。那个被怀疑的犹太人有可能在走廊里偷听到了一个电话……

——摘自一封日期为1942年1月20日的信件

很快又有新的传闻：假如犹太人将他们的金器、珠宝、皮草和其他值钱的东西送给德国人，极具威胁的驱逐可能被推迟，甚至有可能被取消。德国人强令成立的“犹太政务会”^②是否有过用项链和戒指来贿赂德国人的计划呢？或者，德国人的意图就是让犹太人自动交出值钱东西，德国人就不必费力去搜了？

母亲取出了她的首饰盒。以前她只会偶尔打开这个神奇的盒子，让我在她的监视下，小心地触摸镶有亮闪闪宝石的戒指和那些沉甸甸的刻有繁复花纹的金项链。在阳光或灯光下变换角度，项链会熠熠发光。在所有的珠宝中，我最喜爱那一串串的珍珠项链，摸上去它们又硬又凉，看上去却由内而外漾出一种温润。现在听说我们能否活命都要靠这些首饰了，妈妈挑出了要交到“犹太政务会”的珠宝，却决定留下曾祖母比莉美^③在世时常用来装饰包头巾用的那串珍珠——那是她最珍爱的。一些珍珠、几条项链、一两枚戒指、母亲的波斯灯和纯银小狐狸（它的玻

① 犹太支援委员会：Jewish Aid Committee，德国人批准或指定领导人的犹太组织。

② 犹太政务会：Judenrat，在德国人命令下成立的，名义上犹太人自己管理犹太社团事务。

③ 比莉美：Blime，犹太女子名字，来自意第绪语，意为花朵。

璃眼睛十分逼真），连同几张照片，一起送到科尔潘托娃^①家保管，以便交出的贿赂不够时再做计较。科尔潘托娃是我们家认识多年的一个波兰女人。母亲把珠宝交到“犹太政务会”时，只是尽力而为，但对于这样做能否拯救我们一家和梅莱茨的犹太人，毫无疑问，她也是半信半疑。

她心里的那一半怀疑告诉她，不能相信德国人（或“犹太政务会”）的承诺。我们开始收拾行李。每个犹太家庭都开始了打包：皮箱、大大小小的包袱，都不能太重，因为我们还要带食物。继之而来长时间的讨论就是该带什么该舍弃什么，箱子、包袱弄好了又重新打开再打包。夏天总要来临的，所以夏天的衣服也一定要带，但是冬天的衣服庞大笨重，把放轻薄小巧东西的空间挤占了。我的背包很小，妈妈要我到时候把裙子一条套一条地都穿上。她已把它们平码在椅子上，告诉我不要忘记——因为等到出发时可能会颇为慌乱。

终于，我们准备好了。包都打好了，整齐码放在阁楼门前，那间我和父母亲、姐姐罗乐^②、琵琶^③表姐居住的小小房间里。现在房间更拥挤了，总有人被行李包绊到脚。母亲的最后准备工



1940年在梅莱茨。从左到右：罗乐，母亲和我的表姐琵琶——她那时住在我们家。

① 科尔潘托娃：Korpantowa，波兰姓氏。

② 罗乐：Lore，女子名。

③ 琵琶：Püppe，女子名。